

第一章、緒論

紀錄片常常有一句順口溜，它跟你有什麼關係？你要怎麼去拍它？

這兩句話所蘊含的意義分別為，『它跟你有什麼關係？』，其實就是對紀錄片工作者提出了幾個關切的問題，首先是對這個題目熟不熟悉，跟這個環境熟不熟悉，這方面的先前知識夠不夠，再問問自己有沒有做好充分的評估(如預算、設備、團隊與技術)，有沒有做一些初步的規劃(企劃構想)。至於『你要怎麼去拍它？』，如果紀錄片工作者經過思考後決定要去拍攝，那麼應該去想一想要如何的進行，並同時考慮分鏡腳本及時間是如何的安排，有沒有找出適合的研究方法，有沒有準備好提問的內容，拍攝的意義與目的又為何，這些都是針對紀錄片工作者所提出的疑問，為的是往後的工作上都順順利利，畢竟紀錄片的拍攝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被攝環境不見得都如你所願，拍攝前、拍攝中、拍攝後，就有三個階段的工作要進行，因此需要準備的事還不少。本片是研究者第一次的創作，不足之處尚多，集結本文心得也是製作期間的一些感想，以做為分享。

拍攝期間有時候會想，一部紀錄片在緩慢的步調裡，會覺得製作的過程就像是練功打坐，想急也急不來，紀錄片的製作的確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得出心得，特別是剛開始的基本功是否夠紮實，就在於田野做的夠不夠好。有了不錯的基本功，再加上原先的知識，經過漫長的紀錄與觀看，逐漸地與環境的關係中發展出一些脈絡及創想，也可以說是一種方法、一種應對的策略，方法是為了把握當下與被攝者碰撞出一些東西出來，因為現場事事難料、稍縱即逝的情形常有，更應該避免的是被對方牽動轉為主導，因而改變了作者的原先設計，傾聽之餘還需要消化與反思，如果真的要改變設計，也要向自己說服，知道原因是為了什麼。

紀錄片中的人物是關鍵，有時候也會覺得『人比紀錄片還要好看』，的確是如此，紀錄片往往因為找對了故事人物，往往會發展出令人驚喜的效果，根據受訪者的口述很有可能發展成一篇篇精彩的言論，或者是一則感人的故事。多位受訪者的口述即可成為劇情的架構，與劇本敘事的重點，甚至於是段落與段落之間的橋段。拍攝了一段時間之後，再根據這林林總總的資料帶，

看看能否得出自己的觀點，又能否整理出一個能讓人理解的紀錄影片，這都關係到整體的品質，這種種原因都需要不斷地透過反思與對話，才有可能集結出一部有劇情內容的紀錄片，紀錄片除了需要有一個清楚的議題與架構之外，接下來的每個段落都需考量到環環相扣，有條不紊的陳述事實，它又不能太乾澀，讓人看了索然無味，因此可以加上一些創意與設計方面的美學，或許可以增加影片進行的流暢性。

根據上述理念，研究者試著在異文化森巴鼓與原住民音樂的接合這樣一個議題下，試著透過異文化的學習、不同族群多種形式的產出、文化核心的展現、異文化跟教育的關連，最重要的是這樣一個異文化的接觸，透過以上幾個面向的檢視下，它經過觀察、感知、詮釋與學習，並衍生出的文化是否能從浸透到再現，又再回到原來的現實生活，也就是回到部落及學校的文化裡，這是研究者所想要探討的，如果不能跟部落社會生活融合，這樣的異文化能發展多久，就令人質疑了。因此，當研究者看到台北縣汐止樟樹國中進入錄音室，做出 10 首原住民歌謠與校園民歌，經過重新編曲的感覺不太一樣，這樣的形式是過去所未曾出現的形式，重點是有個案能夠重新編曲，讓普羅大眾能接受的程度，又能展現在地的音樂文化，這是研究者所感到可貴與值得探討之處。雖然樟樹國中能否起帶頭的作用，還需要時間的觀察，但至少它是一項指標的參考，而且汐止夢想社區已經在各部落 70 個小學在推動已是事實，研究者想要藉紀錄片的探討與不同語系的產出，藉以讓正在學習的學校能有所參考，就像吞互樂團的團長少多宜、薛代先生所言，『森巴鼓是目前學校最好推的一種音樂，未來在乎的是學校學了之後能否深化、內化，並轉為跟自己的文化產出相關，那才是重點』。因此這個現象的產生也不得不讓人重視，也是本片所想探討的原因之所在。

本論文是以紀錄片的形式呈現，內容是將這一年多來的拍攝，做整理、並剪輯成一部有關異文化進入各部落小學的紀錄片，希望能透過本文的觀點與陳述，能引起大眾對此議題的關注，讓學校在文化學習的過程裡，讓小朋友快快樂樂地去玩，也能玩出屬於他們自己所喜歡的東西來。

針對本文之各章節先做以下的簡述，第一章創作緣起是針對本片的目的與意義、發起單位汐止夢想社區、森巴音樂及被述個案做一背景說明，另外還會檢視當前異文化的融合現況的探討，其心得為何。第二章的創作說明，

分別就劇情、敘事內容、表現手法做說明。第三章製作流程說明，每個階段逐一做說明，包括剪接、配樂、混音調音、海報設計。第四章則是兩場公開放映與映後對話，其分別是在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以及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在職專班進行。最後第五章就整個創作的過程做一結論與反思，其不足之處、問題檢討、未來可能的進行方式都在這一章做個總結。

第一節 創作緣起

對於原民文化其實並不陌生，跟一些部落相處也有 10 多年的時間，剛好前兩年因工作關係製作一部影片到部落走走，為此像是先行暖了一個身。後來在政大媒介生態專題及當代傳播論壇的課程要做個案研究的期末報告，於是就鎖定了原住民的議題，首先目標是鎖定在屏東縣三地門鄉的口社國小，以母語兒歌教唱與其他部落學校在網路分享做為發展，進行了一陣子還體會不出這些童謠能對其他學校有什麼吸引力。正逢此時汐止夢想社區基金會剛好要推展森巴鼓下鄉計畫，受惠對象必須是原住民部落小學，蔡董事長跟我聊了好幾次他的計畫，希望能幫他介紹部落或小學來學習森巴鼓，一切費用皆由基金會支付，而且還包括外籍老師的薪資與駐校的費用，聽聽似乎也覺得很有趣，於是就介紹了幾所部落學校學習森巴鼓，其中屏東的口社國小及瑪家國中，台東則有南王國小及部落的高山舞集。

研究者初次接觸森巴鼓是 2006 年 10 月由夢想社區在台北內湖所舉辦的嘉年華會，現場氣氛非常的 High，對於擊鼓的震撼也留下深刻的印象。2007 年 1 月夢想社區的下鄉計畫在全省原住民部落展開。剛開始一個學校的學習時間是六天，前五天每天兩小時練習，第六天在當地部落演出。就這樣觀察了 2、3 個月，發現每所學校打鼓的形式都差不多，也看不出什麼特色，於是就暫緩一段時間，沒有再繼續觀察。直到 2007 年 4 月底看到了幾位藝術家正為汐止樟樹國中的錄音進行編曲，而且在錄音室花了兩天的時間錄製了 10 首歌，這層轉變也讓人為之一亮，居然森巴鼓跟台灣原民音樂與校園民歌結合在一起，整個感覺變得很不一樣了，至少這個形式、這般曲風是台灣過去所沒有見到的，它不再只是初期階段所聽到單調與畫一的擊鼓形式，於是又激起了繼續記錄的動念，因為已經聽到了音樂有比較精緻，也傾向台灣自己音樂的特色。

聽到這些重新編曲，也令人耳目一新的音樂，於是興起了紀錄片創作的打算，第一個實作是在碩二社會趨勢講座，翁秀琪老師在期末報告的課堂裡，看過了7分鐘的短片就當下告知可以用此做為期末報告的形式，於是收集了相關的資料，四處到不同的學校去記錄展演的情況，2007年8月當拍攝完台東南島文化節之後，就將當時的拍攝剪接成一部20分鐘的紀錄片，做為社會趨勢講座的期末報告。由於此時尚屬初步階段，對本片要探討的焦點還不是很清楚，只想到的是異文化的碰撞所產生的音樂內容為何，但是音樂產生前的各種因素的探討就明顯的不足，更無法說服這兩種文化融合所產生混雜音樂(Hybrid music)，能為台灣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可能。

有了一個期末報告的紀錄片做為學習製作紀錄片的基礎，的確有很大的幫助，至少在過去多年工作的經驗裡，也算是第一次的嘗試，但心裡已打算做長期抗戰的準備。

2007年10月在台北舉辦夢想世界嘉年華，這次活動幾乎所有部落與學校的森巴鼓隊都出現在現場，試想這是難得的觀察機會，在綿延4、5公里長，100多個團體裡去，仔細的瞧瞧看那幾個學校團體表現的比較優異，其中的銅門國小、紅葉國小及建和部落就是在這個時候認識的。接著就花了2個多月的時間密集走訪花東地區及屏東地區，除了之前就已經記錄過的屏東的瑪家國中、台東南王部落的高山舞集、汐止的樟樹國中，另外加入個案名單包括的有知本的建和部落，以及後來納入的台東崁頂國小，反而最早做紀錄的口社國小並未列入探訪名單之內，因為該校換了新校長，所以並沒有繼續森巴鼓練習的計畫。

而有人會問為什麼是森巴鼓，而不是其他音樂像非洲鼓，能夠如此快速在台灣各部落小學熱絡起來？究其原因首先在於汐止夢想社區文教發展基金會大力推動有關，他們希望藉此活動能提振部落的自信，讓小朋友從小喜歡音樂。雖然森巴鼓原屬於巴西特有的民俗音樂，台灣原住民過去並沒有機會接觸，但透過這次的機緣，經由夢想社區基金會的贊助與協助，讓部落學校不但可以學鼓，還可以協助學校向企業界募款而能擁有自己的鼓，繼續的往下發展，至今已有超過70個部落學校會上過夢想社區森巴鼓的教學課程，其中約有40個學校已經擁有自己的鼓，可以自主的以社團練習的方式練習，或是參加校外活動的演出。

森巴鼓如此快速在台灣各部落小學熱絡起來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它的節奏整齊劃一，一個團體只要劃分好幾組成員，每組成員分配要打那一種鼓，一個基

本的鼓隊即可成立，就如音樂人叅互的團長少多宜先生所云，『森巴鼓在音樂上好學的原因是在於，它分爲一個打單拍，一個打複拍，再一個打碎拍，代表音色的高低音鼓再加以區分，基本架構就出來了』，這就是森巴鼓容易上手的原因，至於如何展現每個學校自己的獨特性，那就看學校學習之後要如何的發展。

(一) 創作的心路歷程

本片是研究者第一支創作紀錄片，過去雖然也曾觀賞過幾部紀錄片，也覺得紀錄片的拍攝並非難事，但是真正進行拍攝的時候，才發現拍攝紀錄片不是這麼的容易，即使研究者過去有多年的影片製作經驗，也會碰到坐困愁城、施展不開的窘境。究其原因很多，一開始田野做的好不好是個關鍵，因爲它會影響後面到現場紀錄時，有沒有具體想要拍攝內容的展現，有沒有很好的提問來採訪受訪者，當然提問的品質同樣地也會影響受訪者的觀感，甚至於後面是否願意再接受訪談的意願，因此提問的準備就顯得格外的重要。另外還必須針對受訪者的差異，歸類出不同的提問，因此深深自覺提問不是件容易的事，本文就常常陷入問題意識不清的情況下而錯失良機。

由於森巴鼓目前在部落小學尚屬正在發生的事，每一個個案都會不定期的發表新的表演形式，如果研究者隨波起舞可能會窮於應付，也變成不知焦點所在。因此早早的擬定問題的核心是何其的重要，有很清楚的問題意識，接著後面的製作就比較有方向、有邏輯，不然整個工作即使有在運作，也變成原地打轉而不自知。

有人也曾問及紀錄片的題材那麼多，爲何挑選森巴與原住民這個題目？

嚴格來說異文化的題目原本就很有興趣，這也是爲什麼這些年來不論是原住民，或者是外配都有不少的接觸，當然很重要的原因是對『文化』議題的感興趣，不同的族群會有不同的文化呈現，剛好因緣際會認識了森巴鼓，於是就以森巴鼓爲基調，看它到各部落會發展出什麼樣的形式。經過近 1 年 10 個月的觀看，確實也看到因文化上的融合而產生了多樣性與差異性，在音樂本質上也起了一些變

化，同時部落文化的核心也透過森巴鼓有另外一種不同的詮釋，在這個詮釋的過程中也看到了創新，也保留了部分的傳統，就好比花蓮銅門國小的獵人文化與傳統舞蹈在森巴的節奏下，同時並存做為展現的情形一般。

前面曾經提及『人比紀錄片好看』這個概念，對於這句話的確有相同的感受。紀錄片的拍攝對象若是以人為主，而拍攝紀錄片的幕後也與人有關聯，人的思考與創想隨著人的差異，作品產出也會大大的不同，基於此可以感受的第一個層次是影片中的演員所傳遞的意義內容為何。第二個層次則是能否看出電影背後作者的用意與觀點，特別是紀錄片有一定的深度，也有一定的觀點繫於作者的身上，紀錄片裡所有的陳述、所有的表現手法、所有的創意都跟作者有直接的關係，因此『人比紀錄片好看』這句話的意思，不僅僅了解社會演員情境上的表達，同時也因為片中的劇情與設計，能不能夠也看出作者的原創動機與用意，透過這次紀錄片的實際操作過程，同以作者的同理心來觀看影片的背後的深層意義，這也是初次製作紀錄片原先所沒有想到的推理思考訓練。

過去觀看紀錄片常會發覺很多片子因太過嚴肅探討議題，使得片子不僅冗長，也太過沉悶，當然跟片子的屬性也很有關係。當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試想紀錄片可不可以加入美學的概念，讓紀錄片變得好看，讓人看了會覺得有一個舒服的觀賞經驗。因此要能朝此方向，研究者先想到的是從音樂方面著手，音樂是製造氣氛的良器，音樂設計也跟影片的品質有關，但音樂的設計卻不會影響到紀錄片問題的焦點與陳述，基於此研究者就先從跟音樂主題相關的題材為首選，可以從音樂的本身做為劇情發展的重點。

除了音樂之外，還有一項可以緩和影片的枯燥，那就是鏡頭的設計，鏡頭的設計可分兩個部分，一個是經過作者的設計，另一個是非經過作者的設計，換言之，它是耐心守候的，也可能是無意間拍攝到的，基本上對一位紀錄片的攝影師而言，如果被攝現場是動態的居多，特別有感被攝氣氛高亢的時候，攝影師都需保持高度警覺，隨時捕捉每一個人物的動作變化，而且是持續性的拍攝，因為現場很 High 的氣氛，很難預料下一個情形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因此多幾個鏡頭的

拍攝都有助於事後的選擇。

最後，在紀錄片的拍攝過程中最難耐不了的是，冗長的記錄過程，尤其是長時間的守候會消耗掉不少的體力，如何能保持持續的戰鬥力，往往靠的是毅力與耐心，其實也會發現人是很有創造力的，能不能夠經常不斷地檢視自己的工作，即使碰到等待的時間也可以想想近日工作的情形，與團隊伙伴相互聊聊，或者是與在場的其他人隨興的聊，也許在不經意之間因對方的言談，很可能激發出新的創意也說不定。這是過去跑部落小學時曾經碰到的經驗，因為學校的作息是固定的，只要有空就會與校方同仁聊上幾句，往往在閒聊的過程中會發覺幾則有趣的事，而這也剛好成為日後拍攝時的創想來源，例如花蓮銅門國小與台東建和部落，他們的手打節奏就是老師無意間透過聊天，才知道過去小朋友沒有鼓的時候，他們是如何透過手打節奏，來記住曾學過的拍子。而剛好這個影像的概念很快的跟老師溝通後，隔天小朋友完全不需要排練立即打出一段很好聽的節奏。

(二) 創作的目的與意義

本片紀錄的目的與意義為何？本片是藉由長時間紀錄與觀看的同時，看看森巴與台灣原住民兩種不同的文化，在音樂形式上會碰撞出什麼樣的變化？音樂的本質會有什麼樣的改變？再就本片公開發表放映後，經過觀賞者看過之後會有什麼樣的對話，以及幫助本文在反思與檢討上有什麼樣的幫助？事後回想起來其意義又為何？

本片所要探討的是異文化的碰撞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形式。由於 2007 年 4 月底看到汐止樟樹國中進入錄音室錄音，當時就發現森巴鼓與台灣原住民音樂及少數的校園民歌的結合，其效果還不錯，也是過去所沒有的形式呈現，因此就決定以此題目往下探討，看看音樂的融合會是怎麼樣的發展，有沒有可能也在其他的學校有類似的發展，於是乎挑選幾個個案做深度的探訪。但在公開發映時有觀者問到，為什麼無法針對一個學校來探究，研究者認為森巴鼓引進部落的時間很

短，在這麼短的時間，從學習、模仿、到自我創新，這一段過程就音樂的深入性、與部落學校的文化性，在短時間內是不容易看出來的，而且學校只是利用部分課餘時間練習，光是集中在一個個案、或一個焦點上，很難看出什麼樣的音樂文化變化，而且看不出不同族群異文化學習的差異性，研究者又認為以此情況不如利用幾所部落學校做為現象的探討，以及學習上的觀摩，完成後會將本紀錄片寄至各校供做參考，最後也希望藉紀錄片讓社會了解這個議題與現象，畢竟夢想社區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就在全省 70 個部落小學推展森巴鼓，這麼快速的發展，是否太過之，研究者認為應該要去關注及了解，也期盼每所小學在某種認知與準備的情形下，去接受異文化的交流，當然在映後對話時有觀眾提出，異文化的接觸有這麼可怕嗎？研究者認為不去探討異文化才可怕，議題的探討可以整合大家的意見，再綜合大家的意見之後，該如何操作，未來何去何從至少會去思考，這樣的異文化適不適合部落及學校才是重點。

初次接觸森巴鼓的時候，會覺得這種音樂的氣勢與陣頭，很容易讓人產生好奇，甚至演出時會吸引附近群眾的目光，因為它的音量很大，而且很有整體感，特別是移動式的目標分外醒目。再從不同隊伍中看到不同族群的服飾與象徵該族群文化意義的搭配，如舞蹈、戲劇、及巨偶，不同的族群呈現的是不同的風貌，很有獨特性，這也是引起本文的興趣之一。在紀錄的期間不僅看到原住民文化上的差異，也注意到許多部落小學試著將傳統文化與森巴音樂做一結合，以彰顯原生文化，藉由音樂的接合與轉化，讓每所學校自然的呈現就會發現它具有獨特性，姑且不論及它的品質如何，倒是看到了師生在做這件事所得到的喜悅，就覺得很有意思了。

就以小朋友而言，利用課餘時間多學習藝文的確是不錯，只是在學習的過程中他們是否樂於接受，又是否很喜悅於森巴鼓課程的內容，這都是本文的探討與關注的地方。以森巴鼓來說，如果老師和小朋友對此不感興趣，即使夢想社區強烈的建議，但是欠缺師生的意願與熱情，再好的美意也是紙上談兵，無法落實、也無法長久。對於紀錄片工作者而言，站在第一線時能否注意到被攝對象的意願

及參與感，這也關係到未來記錄是否可以更深入的重要考量。本文比較慶幸的是，在記錄的過程中聽到學校許多學習後的感言，也歷經了許多動人的畫面，回想起來頗為感人。

在參訪與拍攝森巴的過程中，其中最教人感動的是校長及老師對學校活動的支持，對小朋友在活動學習上的關心，更重要的是沒有違背部落的文化傳統。當然所有的一股力量還是來自於興致極高的小朋友，就如花蓮銅門國小陳靜怡同學所言，『只要老師說要出去打鼓，我們就好高興的趕緊去龍門館拿鼓』。屏東縣瑪家國中高千慧老師也說，『以前上音樂課的時候很安靜，沒有什麼學生提問，現在因為打了森巴鼓，很多想法與問題都會主動的提出，跟老師熱絡起來』。負責教學的巴西籍久倍老師也這麼認為，『當學生打鼓到一定的時候，突然之間那個 Boom 出來的時候，每位同學興奮的樣子立即浮現出來，他們馬上會問什麼時候可以出去表演』。

還有花蓮縣銅門國小的學生，因森巴鼓更認同了自己的太魯閣文化，他們以紋面貼在臉上的印記為榮，完全無視於漢化過程所稱之毀飾。銅門國小校長把森巴與原住民這兩種屬性完全不同的節奏巧妙的結合在一起，豐富了森巴教學及展演的內容，更重要的是校長把太魯閣文化的核心 Gaya，也就是規範、傳統與禁忌，這個精神用在森巴鼓的教學現場，讓小朋友知道應該依循團體的一致性，同時它還跟品格教育扣上，所以小朋友從鼓的收拾到身上著衣，都必須謹守在文化禮教之下，因此小朋友在學習異文化的同時，也要讓他們了解太魯閣文化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如男獵、女織、紋面，它代表的意義又是什麼，以上所提皆放入森巴鼓的教學課程裡，唯有讓小朋友認識自己文化的核心價值，未來小朋友才會繼續發揚自己所熱愛的部落文化。

當然文化核心能在部落以不同的形式出現，自然加深了研究者紀錄的目的與意義，在觀看兩種文化產生碰撞時，所產生對文化意義上的詮釋，而這種詮釋是因為異文化的進入而讓原生文化整個顯現出來，這都有助於小朋友對文化更深層的認識，另外再看台東崁頂國小，該校將森巴鼓融入在 2008 年全國布農族射耳

祭，以森巴音樂結合戲劇的表演方式呈現在所有族人的面前，這是布農族傳統儀式中前所未見的形式，而且崁頂國小森巴鼓隊是開幕式第一個進入會場的項目，如此巧思的將森巴鼓與台灣原住民的傳統儀式融合呈現，表達出對布農族射耳英雄的另一種詮釋，讓現場的小朋友與來賓在祭儀典禮上，因射耳英雄的故事，重新體驗什麼是傳統、什麼又是創新，崁頂國小有這樣的創舉，其實也頗令人感動。

有了上述一些比較正面的聲音，相反地，也要聽聽看其他不一樣的聲音，於是本片也加入了銅門國小伍怡甄老師、音樂工作者晝互樂團的團長少多宜先生、高山舞集林清美老師、南華大學明立國副教授等不一樣的看法，這也是提醒研究者在綜合整理觀點時，應該重視其他不同的聲音。

在記錄觀看的這段時間，也慢慢的領略到異文化融合的初期，大都是先學習基本節奏、再模仿森巴的曲調、熟悉了森巴鼓的形式後即融入自己的歌謠，融入自己歌謠的同時也改變了森巴打鼓的方式，或慢或快中即有了簡易的編曲，如果再加入傳統舞蹈或戲劇，鼓的節奏明顯加慢，那是因為要讓演唱者、舞蹈或戲劇有施展的空間，觀眾的注意此時已轉移到舞者的身上，因此鼓聲只有弱音拍，編曲改變最大的是純以演唱為重，針對每一首歌全部重新編曲，森巴的擊鼓的形式才會與原本的森巴鼓有些許的改變，其改變的幅度全在於怎麼去編曲，就像汐止樟樹國中目前的形式就是如此。每個學校因接觸的時間不同，因此現階段的學習情況也會不同，不論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學習，都應該讓每所學校在音樂上、或整體的表演形式與創新上，都應該不排除走向稍為精緻的可能，這也是本片所要訴求的重點。

再舉個例子，原地靜態的表演與移動式的展演相較起來就有差異，原地靜態在舞台上表演，因現場觀眾虎視眈眈、秉息觀賞，鼓技的變化就非常的重要，不僅要打出自己的創新節奏，聲部的演唱也必須考慮進來，聲部與編曲同時的進行，其難度必然提高，因此本片透過不同學校的紀錄，不僅可以看到彼此間的差異，在整體表現上也會有很大的不同，表演形式如果無法親近原來的部落文化，不見得是每所學校的選項，如果幾年下來都是如此形式，或許以後也難再吸引小

朋友的興趣，受邀出外表演的可能性也會大大的降低，以教學的立場而言，學習異文化森巴鼓的意義就不大了。



第二節 背景說明

一般人了解原住民的文化，多半是從音樂或祭典儀式開始認識，但是經過時代的改變與外來文化及漢化的衝擊，原住民本身也面臨文化傳承的問題，在傳統與創新之間似乎也需要尋求一些平衡，部落所面臨的壓力尤甚於學校，特別在傳承的過程中也出現斷層的現象，當前受到全球化的衝擊，異文化之間的碰撞似乎很難避免，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去包容其他文化，這都需要長時間的思考，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去觀察。

異文化的學習對原生文化而言，也許是一種激盪、也許會有啓迪的效果，文化的問題應合乎自然。由於目前夢想社區基金會已展開好一陣子的下鄉計畫，這個議題似乎也與原住民文化有關，當部落小學接收異文化的學習時，同樣的也會觸碰到原生文化，甚至於也會討論到文化如何傳承的問題。長期以來文化的問題在部落與小學之間就保持著密切的互動，因此文化教育很早就從學齡兒童的身上開始，無形中文化的傳承也讓部落中、小學產生壓力，就如銅門陳明珠校長所言，『文化傳承的責任不在小朋友的身上，學校只是想用什麼樣有趣的方式，想出一些創意讓小朋友輕鬆的學習』，學校師長如果能從小學生開始培養親近文化的觀念，試想保存部落文化的目的就達到了，文化傳承的意義也接近了，但恐要面對的是異文化的學習應該怎麼去操作。就拿森巴(Samba)文化的引進做為例子，森巴應該擺在什麼樣的位置，這是大人應該去思考的問題。森巴鼓異文化的引進或許只是一個開端，如果小朋友因為學習異文化而有進一步對音樂的認識、對原生文化產生更多的興趣，若是如此，學校應該著重孩童的學習過程，這樣反而來得有意義。

(一) 森巴鼓的發起人夢想社區基金會

森巴鼓計畫的發起人是汐止夢想社區文教發展基金會，該計畫的推動者是董事長蔡聰明先生，蔡先生從事的是房屋建設，他提撥年度的廣告預算做為森巴的

推動計畫，據蔡先生指出推行這項計畫皆為個人意願，沒有外援補助，他希望能提振原住民部落失落多年的信心，因此夢想社區從原住民新生代的教育著手。這一年多的下鄉計畫，他專聘了多位外籍老師與藝術家到部落指導，到目前大約有 70 多所部落學校已經接受森巴鼓一次以上的教學，這些學校都以國小、國中為主。由於研究者與原住民議題多年的結緣，因此才受董事長之托介紹了台東及屏東的幾所學校，因此也順勢走訪了當地的學校及部落，做為觀察的對象。

夢想社區做的不僅是學校教育的推動，根據董事長蔡聰明先生所想的想法，他希望能推動國內的節慶藝術，也就是說不分男女老少皆可以參與節慶藝術，在節慶藝術中融合各種異文化，想辦法粧點自己，想辦法玩出自己的創意，由喜歡自己進而愛護周遭事物，只要能有一點點創意，都可以在節慶藝術裡發揮。

(二) 森巴音樂的介紹

森巴音樂是來自於巴西，巴西是南美唯一的葡萄牙語系國家、也是南美最大的國家。由於地廣人稀，16 世紀葡萄牙殖民時期就引進大量的黑奴，因比當地所發展的音樂受非洲影響很深，眾所周知的一年一度巴西的嘉年華會(Carnaval)，即結合葡萄牙及非洲祭典動感十足的音樂舞蹈，因此森巴成為巴西音樂最大的特色，特別是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將森巴發展成該地區的特有風情，不論是黑色人種、或是白人、棕色皮膚，當在人群裡一起歡唱跳舞時，何來種族之差異。根據 Chris McGowan 與 Ricardo Pessanha 所著 *The Brazilian Sound* 所載，很多人會問當地人什麼是森巴(Samba)，他們並不會以音樂來回答，會直接的跟你說森巴是他們身體裡流動的血液，換言之，里約的人早已將森巴視為生活中的一部分，特別是曲終人散之前都會來上一段森巴的舞樂音，讓整場聚會留下 Happy Ending，不論過去有什麼不愉快的事，在森巴的忘情氣氛下都化為過去，所以巴西人會認為森巴對心理來說，是一種慰藉、一種慶典、一種避世、也是一種放縱。它是文化的層面、也有一點哲學、更是傳統 (Chris McGowan&Ricardo Pessanha,1998)。

森巴音樂節奏感強烈、輕快的打擊樂器讓人聽起來情不自禁地很想隨之舞

動。巴西有為數龐大的黑人族群，森巴音樂與舞蹈是他們創造出來的，很快地受到許多其他族群的喜歡，諸如嘉年華會已成為巴西很多地區的節慶特色，或各種類型的街頭活動，這都跟巴西嘉年華會有關。因此巴西當局很早就重視這塊黑人的文化資產，早在 1930 年代，巴西政府就決定一項政策，『黑人文化視為國家認同的重要成份』，其中挑選出森巴音樂與舞蹈為重要資產，因此森巴音樂也順理成章的成為巴西的官方音樂(陳芸芸譯，2004；James Lull,2000)。

鼓是森巴音樂的靈魂，森巴鼓的內容分為許多種，大鼓也就是低音鼓叫 Surdo，最大的 Surdo 鼓音最低，打單拍稱為 Surdo 1，再小一點音階再高一點的 Surdo 鼓打複拍稱之為 Surdo 2，換言之 Surdo 1 與 Surdo 2 是互相搭配著打固定的節奏，至於在 Surdo 1 與 Surdo 2 兩個音之間的變化就落在更小一點點的 Surdo 3 來打，雖然以上為不同音階的低音鼓，Surdo 3 是比較可以自由發揮的鼓，它的自由度全在於 Surdo 1 與 Surdo 2 節奏快與慢之間去做發揮。低音鼓是整首曲子的基調，中高音的部分則由 Repinique 鼓來擔任，有了固定的基調後 Repinique 在鼓隊裡可以做串聯與帶動的作用，控制整體的節奏與快慢，Repinique 也是鼓隊唯一可以打 solo 的鼓，所以靈活度很高，指揮打的就是 Repinique，指揮利用 Repinique 來打開頭音、間斷音、或結束之用，另外指揮也可以搭配著哨子讓隊員聽見他下一個指令。至於高音則是偏小型的 Caixa，它有一道金屬弦在中間，也稱之為響弦鼓 Snare drum，Caixa 的作用是打碎拍，跟低音 Surdo 3 類似，也就是拍子與拍子之間快速且重覆做快速的打擊。剩下的樂器皆偏高音，如手鼓 Tamborim、類似牛耳鈴的 Agogo bell，以及 Ganza 等。

綜合以上的樂器即組成了森巴鼓隊，至於隊形如何的排列，這也跟樂器的組合有關，大體上來說鼓隊分四排陣列，前面兩排的中間以 Repinique 與 Caixa 為主，左右兩邊及後面各為 Surdo 1 與 Surdo 2，中後方以 Surdo 3 及 Caixa 為主，為求節奏清晰分明 Surdo 1 與 Surdo 2 各站兩邊，Surdo 3 聲音較小又屬碎音，所以必須集中音量，Caixa 是聽 Surdo 1 與 Surdo 2 來打中間拍，因此 Caixa 需站中間才能聽到兩旁的 Surdo 聲，Repinique 是打全音，而且音量也很大聲，它跟指揮之間互

動比較多，所以大部分放在前面跟指揮距離較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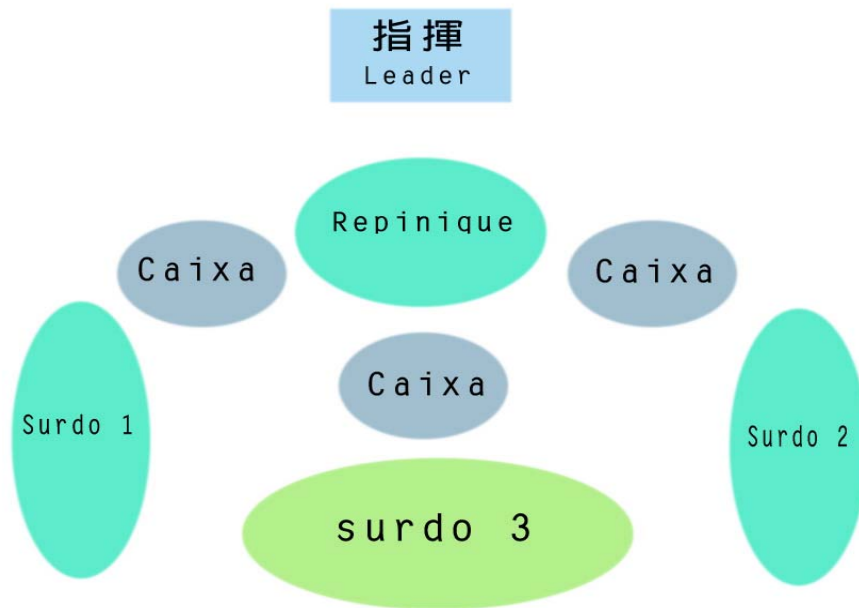


圖 1-1 森巴鼓的位置圖(研究者自繪)



(三)、原住民部落學校的個案說明

	樟樹國中	銅門國小	紅葉國小	瑪家國中	南王部落	建和部落	崁頂國小
地區	台北汐止	花蓮秀林	花蓮萬榮	屏東三地門	台東南王	台東知本	台東關山
民族	阿美族	太魯閣族	太魯閣族	排灣、魯凱族	卑南族	卑南族	布農族
特色	演唱、 編曲、 發行 CD 舞台劇	母語歌謠 鼓技優異 獵人文化 自創服飾 紋面 陣式變化 自創舞蹈	鼓技強悍 陣式變化 母語歌謠	優異鼓技 自創舞蹈 母語歌謠	年齡廣布 鼓技優異 自創舞蹈 自創偶戲	年齡廣布 自創舞蹈 母語歌謠	母語歌謠 融入儀式 慶典、

表 1- 2 個案現況比較表格(研究者自繪)

目前汐止夢想社區已在全省教授森巴鼓，學校遍及全台部落小學，本文評估之後只選出花蓮銅門國小與紅葉國小、屏東瑪家國中、汐止樟樹國中、台東崁頂國小及南王與建和部落、以及汐止的樟樹國中做為紀錄的對象，其中花蓮銅門國小與樟樹國中做為整部影片的主軸，一則是國小、國中年齡層的不同，另外就是城鄉的差異也會看出表演的形式有所不同，不論其呈現的是怎麼樣的差異，亦無損於學校師生對異文化的熱愛與對社團活動所投下的努力。

森巴鼓不過是學生課外活動的一個項目而已，小朋友要學的才藝還有很多，只是因為森巴鼓剛由外面引進，很有新鮮感，氣勢震撼也討喜，所以一開始就引起小朋友極高的興趣，不管怎麼說小朋友參加課外活動是件好事，其目的可以培植小朋友的品格教育以及文化認識，小朋友也比較能產生專注力、建立信心，最重要的是熱愛自己的文化，習慣親近於自己的文化，並以自己的文化為榮。

位於大台北地區的汐止樟樹國中，是最早接觸森巴鼓的學校，住在附近的原住民過去大都是從花東阿美族遷移來的，由於地域屬都會區的關係，第二代在汐止出生的小朋友，原生文化的觀念就變得比較薄弱，由於森巴鼓的進入學校，也讓他們有這個機會演唱自己的音樂，同時也有機會演出跟原住民傳統故事的舞台劇。由於樟樹國中位居都會區，再加上是第一個接觸森巴鼓的學校，因此外出展演的機會比較多，由於學校接觸的時間較長，又因為是國中生的關係，技巧很快地達到熟練，因此樟樹國中是目前唯一進入錄音室的鼓隊，也算是音樂走的比較精緻的一個團體。森巴鼓雖然是外來的文化，可是經由時間慢慢的內化與轉化，森巴其實已漸漸地退為次要的角色，正如樟樹國中陳亦璇老師所云，『同學打森巴鼓一段時間以後，漸漸地感覺到森巴鼓已逐漸退到後面去了，真正的主人是他們，他們原住民才是真正的主角』，換言之，台灣原住民文化在吸收異文化之後，經過一段時間會發現，主客關係會有所改變。

校長劉台光女士認為，他們的小孩都是在都會區長大，原生文化越來越生疏，如果能透過森巴鼓的學習而進一步認識了自己的文化，那豈不是一樁好事，當然學生也因為花時間在社團，相對溫習功課的時間也就減少，亦曾有傳出功課退步的聲音，以及家長反對的聲浪，同學如何能在社團的學習過程中兼顧課業，學校尚需花點心思與同學溝通，為同學做出最適當的時間分配。

銅門國小小朋友非常喜歡打鼓，如果有機會外出表演更是不會放棄，因為他們有機會與外界接觸是件令人興奮的事，誠如陳明珠校長所言，她覺得小朋友到外面打鼓、不是為了什麼大不了的事，而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盡一份對社會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小朋友希望把快樂分享給相遇的每一個人。接著，陳明珠校長又這麼說：「小朋友打鼓的時候都享受在每一個音符裏，你可以想像嗎？他們打鼓會鬼吼ㄟ」，因為每到小朋友呼喊到 turoko(太魯閣族)時就一定會大聲尖叫，這是打鼓激情之下的情感流露，小朋友不僅得到了肯定，也獲得了喜悅，更重要的是以另一種形式親近了部落的文化，更以自己是太魯閣族為榮。森巴鼓只是一個媒介，藉由打森巴鼓更深層的認識了自己的文化，不但學習了傳統舞蹈，唱的

也是自己母語的歌謠，內容並以太魯閣族引為傲的英雄式的獵人文化，其中獵人的射劍成了整場氣氛的最高點，一場表演下來讓觀眾親自體會到舞、樂、音，三者融為其一的整體美。

當然銅門國小藉由異文化的學習而讓小朋友加深對原生文化的認識，這豈不是很有意思！甚至於民族的自信都出來了。再以紋面來說，太魯閣族婦女以紋面為婦德之尊，由於社會的變遷，過去的禮贊不見得適合於當代的美學，因此漢化後紋面早已慢慢流失，可是銅門國小鼓隊小朋友，以臉頰貼上紋面貼紙為榮，過去已近失去的傳統之美，透過森巴又再度喚回它的意義與價值，小朋友也會因紋面認識自己族裡的文化，這也應該屬於小朋友鄉土教育或文化教育難得的體驗吧。

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的紀錄下，唯有時間的累積才能顯現出深刻的意義，當初每個部落學校在練鼓時是很辛苦的，唯有持之以恆，才可能有令人滿意的心得。以紀錄的角度而言，從時間上所看到個案表現的差異，如果看到的是與過去有明顯的成長，其意義是值得的。以長時間所看到明顯成長的案例就是屏東瑪家國中，該校 2007 年 1 月開始學習課程，直到該年的 8 月募款買鼓，僅 3 個月的時間，發現他們進步非常的神速，令人刮目相看，該校的特色是融入排灣族、魯凱族的舞蹈，另外研究者還特別訪問了校長、音樂老師及打鼓的幾位同學，其中一位同學說到，「因為森巴鼓讓她對巴西這個國家產生興趣，因此會上網看看跟巴西有關的東西」，我覺得文化的了解需要透過中間的媒介，像森巴鼓就會讓同學產生對巴西這個國家的興趣，到底森巴是什麼樣的文化？巴西是什麼樣的國家？了解才會對所學對象產生情感，打起鼓來也會越有感覺，這個歷程不正好也是一種異文化的學習。

台東縣海端鄉崁頂國小是以布農族為主的部落小學，在校長徐春園先生的帶領下，學習森巴鼓已一年多，雖然徐校長是漢人，卻非常鼓勵小朋友在原生文化上一展長才。由於學校人數不多，鼓隊成員是由 4 到 6 年級學生所組成。崁頂國小與其他的森巴鼓隊有著最大的不同是，在森巴鼓中加入了原住民的傳說故事。

例如布農族的「癩蛤蟆與紅嘴黑鵠」傳說，就融入到森巴鼓的表演當中。在表演中，大部分的小朋友會穿起布農族的傳統服飾，當然也會有人扮演故事中的主角，癩蛤蟆與紅嘴黑鵠。今年 2008 的 5 月 16 日全國布農族射耳祭在海端鄉舉行，崁頂國小又將另外一齣布農族射耳英雄的故事搬到大會的典禮上，這是森巴一個外來文化首次進入傳統部落祭儀中的異文化表演，由於故事內容仍與布農族相關，只是有了森巴鼓隊的引導與音樂上的襯托，形式上是與過去表演射耳英雄的故事就不太一樣，這樣的詮釋能否得到普遍族人的認同，當然還需要一段時間的觀察，未來同樣是類似的傳統活動，看是否還會邀請森巴鼓隊前來參加，這也是一項指標上的參考。

台東南王部落的高山舞集成立於 1991 年，算得上是一個資深的文化團體，不計其數的演出足跡遍及國內外。創辦人林清美老師是一位舞蹈家，長年致力於卑南歌謠與舞蹈，並結合台東縣其他各族熱愛舞蹈的朋友，對台灣各部落原住民的舞蹈藝術，做有計畫的整理及演出。林清美老師第一次看到森巴鼓演出的時候，並不是很認同這樣的文化，她也很難想像原住民文化如何與森巴鼓連接在一起。2007 年 2 月林清美老師因為看到夢想社區的下鄉計畫，在她所教的南王國小比較長的時間近距離的接觸森巴鼓，後來在部落會議的協調下，森巴鼓成為高山舞集外出表演的一個選項，也讓年輕的一代有機會接觸外來的文化，但是林清美老師始終沒有把森巴鼓放在主要的位置，那是因為到目前為止，在傳統與創新之間並沒有一個令她滿意的創作呈現。

台東建和部落位於知本附近，也是卑南族的一個老社區，社區裡有一位熱心公益的陳俊郎先生，為輔導學生課業因而成立了建和書屋，裡面有圖書及電腦供同學放學後使用，晚上有老師來為同學上輔導課。來自台南的漢人陳俊郎先生曾經在他的扶植下，幫部落青年成立了小董事搖滾樂團，讓年輕人盡其的發揮。陳俊郎先生為了希望更凝聚部落小朋友與大孩子的向心力，於是引進森巴鼓隊進入社區，就如陳先生所言，「因為森巴鼓讓他看到了部落的學生凝聚過來的力量，也形成對社區的一種責任感，他對小孩子最大的期望是，先學會森巴鼓，再擁有

我們自己的鼓，以我們的鼓再去創造自己的節奏，再用自己的節奏去創造屬於他們自己的舞蹈」。據書屋的鄭賀元老師所言，建和部落已經用森巴鼓編出了幾支屬於卑南文化的舞蹈。

部落與學校在社團的運作上有些不同，同樣是鼓隊，部落的資源就不如學校，學生在學校練鼓時間及動員都可以掌握的很好。而部落都是利用學生課外與假日的時間練習，人員及時間的掌握比較困難，若以學校和部落做一比較的話，特別是密集訓練的時候差別最大。學校的學生年齡相近，學生的素質差異不大。可是部落就大大的不同了，年齡的差距非常的大，大的有社會青年，小的都是小學生，因此學習的程度會有差別。當然在部落裡就可以看到年齡較大的青年有非常好的身手，當新進小朋友對打鼓很好奇時，教學反而是大哥哥的幫忙，因此大帶小在部落是很普遍的現象。



第三節 異文化的融合與現況探討

本片主要是在探討異文化，看看台灣原住民文化與森巴融合之後，所產生的文化混雜的差異現象到再現，這之間可以看到什麼樣的產出內容，跟原生文化的相關性如何？因此這裡有好多種異文化層面可以細究探討，首先第一個層次是題材，它是台灣原住民與巴西的森巴文化互相碰撞，台灣原住民想要學好森巴鼓，就不得不請當地的老師前來教鼓，雙方不同語言，也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開始操作並產生互動，而且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在互動。教學過程中也有森巴鼓打的非常好的老師是美國洛杉磯人，像 Jimmy Biala 就是，他非常熱衷打鼓，在美國從搖滾、爵士，最後專研森巴鼓，而且鼓技非常精湛，由於他的下鄉因此又多了另一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與部落、學校產生文化與情感的交流。

森巴鼓進入台灣原住民的部落學校是所有的族群，也就是說森巴鼓進入部落是不分族群的，原住民族群與族群之間也有文化上的差異，但是他們學的同樣是森巴鼓，而且每個部落學校的表演形式自然也有差異，如果他們有機會彼此觀摩，就會有對話的機制，這也是不同文化心得的學習，也是異文化之間的探討。另外一個異文化的部分在於，部落代表的是一個族群，而學校校長是奉派令進入學校，所以很多校長可能來自其他族群，在學校推動在地的部落文化，就以森巴鼓的個案例子來說，阿美族的樟樹國中、布農族的崁頂國小、排灣魯凱族的瑪家國中、卑南建和部落書屋的創辦人等全都是漢人，但是他們都很用心的在推動部落文化。比較有趣的是花蓮銅門國小位處太魯閣族部落，而校長是阿美族，但是太魯閣族與阿美族的文化有很大的差異，太魯閣族較強調的是個人英雄主義，因此個人要能勇敢擅戰、勇於承擔，所以他們會非常重視獵人的能力，上山狩獵都是一人行動，而阿美族就完全不同，他們屬於團體式的集體領導，做事皆以團體行事很少個人的表現，因此阿美族很重視長老與頭目，由於族性喜於熱鬧關係，阿美族的歌舞動輒百人舞蹈、甚至千人舞蹈。在這兩種文化的差異上，阿美族的陳明珠校長就以在地文化為重，在學校推展太魯閣族的獵人文化，同時也把獵人射箭的技能放進森巴鼓的展演裡，表演到中途時，當鼓聲愈打愈慢、也愈打愈小

聲時，焦點就放在獵人看是否能射中紅心，以此為焦點做為整個表演的最高潮，陳明珠校長把太魯閣族的特色，花點巧思運用在學校的森巴鼓隊，以在地文化為重，因此這也是操作異文化很明顯的案例之一。

台灣原住民的樂音文化本身即具有很強烈的舞樂音，巴西森巴文化也有它原來的舞樂音，兩種文化交融混血的時候，必然會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文化混血(Hybridization)不僅是將一種文化內容注入到另一種文化裡，而且還牽涉到兩種原創文化是如何的交融，過程中可能會經過摸索、模仿，甚至可能會歷經一種搞不清楚的狀態與位置，這個時候可能會出現一種聲音『我是誰？』，操作了一段時間之後，與同僚開始交換意見、交換心得，於是又會聽到『我們到底是誰？』這樣一種集體意識困惑的聲音，當有一天學習到一定的程度，而且加入了自己熟悉的文化在裡面時，某種由認異到認同的轉變，相信自己所看見的產出，接著會有一種『我的感覺如何？』(陳芸芸，2004 譯；James Lull,2004)，當大家也見著共同的產出，並且有相互間心得與學習上的對話，繼之會擴大為『我們的感覺如何？』時，兩種文化的混血基本上已進入到一個平順的階段。

台灣原住民的舞樂音是截然不同於巴西森巴的舞樂音，因為兩種文化在生活和情感上是有差異的，所以展現出來的舞樂音自然也會有差異，一旦部落學校決定引進森巴鼓時，它必然會先經過摸索、模仿的階段，熟悉了森巴鼓的節奏之後，接著就以新學的森巴節奏演唱自己族裡的歌，例如屏東口社國小學習的第四天，就可以把他們平日朗朗上口的母語歌謠沙卡檣溪，合著森巴鼓的拍子唱了起來，這跟過去的演唱感覺或形式是不一樣的。加入了本身文化的認同元素之後，接著就會一直操作到熟練的程度。就如陳明珠校長所說，「我希望我們的鼓隊可以深深地感動我們在地同胞，歌、舞、鼓本來就是不一樣的東西，後來還是想辦法將它克服了，但是太魯閣族最講究的是什麼，那就是 Gaya 這個文化的核心」，因此銅門就將 Gaya 的精神注入在森巴的鼓隊裡，文化混血所代表的是一種過程，台灣原住民學習了森巴鼓的最終目的，就是希望能將自己的文化核心展現出來，獲得族群的認同。兩種文化在這交融的過程當中，音樂的質雖然有些改變，跟剛

開始學的森巴鼓不太一樣，事後會覺得中間的媒介是森巴鼓，內容才是台灣原住民的舞、樂、音，因此當異文化事件產生時，對原生文化所在意的是它是否能夠產生情感的連結，能夠與部落生活相貼近，能由初始學習的激情回復到一如往常的平靜，這是研究者在異文化的探討上所想要了解的。



第四節 問題意識

紀錄片是一做中學最好的教材，在拍攝前研究者會問過自己喜歡不喜歡這個題目？有沒有一些想法？有沒有一些感覺？更重要的是想要探究的是什麼？拍攝的整個過程研究者不斷地反問自己，有沒有帶著問題意識進入拍攝現場，如果沒有清楚的問題意識，又如何的將妳喜歡的內容向大眾呈現，又如何的能將你的想法有條不紊的向觀眾說明白，最後又能否將影片中的陳述集結成觀點，讓觀眾從影片中能理解，這無非說明了問題意識的重要。

問題意識的準備也有所不同，首先是下田野的問題意識，再來是拍攝時的問題意識，最後是後製的問題意識，甚至研究者還要再準備影片公開放映所需的問題意識。首先是下田野前所準備的提問，這些問題都屬於先前知識的整理，好的提問內容，下田野時會比較清楚如何的去運作，決定個案可能的走向，否則會被現場情境遷著走，失掉了臨場反思的機會。到現場拍攝是確實的執行田野而進行的操作，換言之，也就是將文字影像化，將概念變成實際的劇情，在這個轉化的過程當中，要時時刻刻想著之前的田野文字描述內容，特別是訪談內容都要以具體的畫面來呈現，否則之前的訪談內容會流於形式，不具有說服力，因此影像的取得是跟前面呼應的。就像 David MacDougall 所提出，拍攝影片給予了我們呈現被攝主題的機會，但這些被攝主題卻也可能很快的在我們眼前消逝或轉化(李惠芳 黃燕祺譯，2006；David MacDougall,1998)。由於被攝現場都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如果到了拍攝現場問題意識不是很清楚時，往往會被情境給拉走，無法實現跟受訪者之間所提到的問題，所以拍攝也像是針對問題再一次的聚焦。

拍攝完成之後，面對一堆的拍攝帶，這時候的問題意識所要面對的是剪接，包括邏輯順序與清楚的觀點。因此先要整理出一部紀錄片的順序架構，在這架構之下的啓承轉合都是設計的重點。影片放映之前全部都屬作者個人的想法、個人想訴求的觀點，一旦公開放映之後，觀眾對影片的觀點與質疑，又會激起另一波作者所可能忽略的問題，此時作者在回應上必須能夠做好仔細的分析、清楚的描述，甚至邊陲不是很重視的問題都要重新整理，讓來自於四面八方的觀眾來做檢驗。

以上的列舉，無非說明問題意識的重要性，問題意識清楚了後面的拍攝與剪接自然水到渠成，當然問題意識的確需要長期的訓練，需要時間的養成，所以為

什麼會說紀錄片是一項做中學的教材，就是因為拍攝者或導演很難預期下一步的可能發生情況，縱使有自己的經驗法則、謙和的態度，但還是無法保證每部紀錄片的發展皆稱心如意，高度的自覺是紀錄片工作者的首要考量。

